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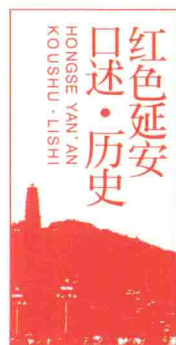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永远的鲁艺

上册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014060188

I209.6

115

V1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永远的鲁艺

上册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北航

C1746837

I209.6

115

V1

881030210

图书代号 SK14N05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鲁艺：全2册 / 任文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6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ISBN 978 - 7 - 5613 - 7709 - 3

I. ①永… II. ①任… III. ①鲁迅艺术学院—史料—1938~1945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8515 号

永远的鲁艺(上、下册)

任文主编

责任编辑 谢勇蝶

责任校对 赵荣芳 张佩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20mm 1/16

印 张 40

插 页 4

字 数 509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709 - 3

定 价 69.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冯晓立	傅功振		
主 编	任 文			
编 委	薛义忠	石 杰	梁向阳	孙国林
	朱鸿召	张军锋	梁星亮	姬乃军
	刘卫平	田 刚	陈答才	王晓荣
	刘东风	冯晓立	傅功振	
参编人员	王 耀	王晓飞	王慧子	邓 微
	仝 蕾	巩亚男	庄婧卿	刘存龙
	张 双	赵虹波	雷亚妮	

编辑说明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它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符号化”延安的僵化认识，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

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丛书内容虽以回忆、口述等形式呈现，但其较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有益于对当代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丛书共17种21册。内容包括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口述实录、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

所选文章中，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

性、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写法”或“说法”，更不存在“唯一性”，这样才能更趋历史“真相”。为尊重原作，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多以“编者注”提醒读者注意。

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收入本丛书时，除特殊情况外，皆尊重原文，不做改动；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多未做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错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修正。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除特殊情况外，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文献著录稍加统一。

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或翻检资料有限，或水平、认识有限，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奉稿酬与样书。

谨以“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的出版，向革命先辈致敬！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编委会

2014年3月

延安鲁艺——革命文艺的摇篮(代前言)

孙国林

延安鲁艺，在烽火中创立，在战斗里成长，雄姿勃发近八年。它为革命，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培养了人才，创作了作品，进行了演出，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成了革命文艺的摇篮。无论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艺史和教育史上，鲁艺都占有一席之地。对它，应该用浓墨重彩去书写。

宴会上诞生

延安鲁艺是在一次招待宴会上诞生的，有点偶然性。

1938年2月，延安白雪皑皑，寒气袭人。但人们的心中却燃烧着革命激情。为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在城内一个礼堂连演10天，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该剧集体创作，朱光、左明导演，沙可夫、任白戈、李伯钊等也参与编导。演员都是从抗大、陕公和一些机关临时抽调来的。其中有从苏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戏剧工作者，也有不少初登舞台的青年。为了鼓舞抗战，大家齐心协力，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凭着一股精神，用了不长的时间就排成公演了。这是当时延安演出的第一个大型戏剧，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人也冒着严寒来看演出。

中央对《血祭上海》的成功演出十分满意。2月下旬，中宣部举办招待会，设宴慰劳和感谢参演人员，同时举行座谈，总结这次演出的经验，以推动今后工作。毛泽东也高兴地出席。会上有人提议：“这伙人集中起来不容易，别散了，要接着排演新戏。”还有人说：“应该以这些人为基础，办一个学校，培养艺术人才。”此议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大家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

身上，他笑着站起来高声说：“我完全赞成这个提议，并且用全力支持你们把这所艺术学校办成！”在他的右手有力地挥出去的同时，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响起来，不少桌子上的碗筷被兴奋雀跃的人们碰掉在地上。

毛泽东的表态，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决非一时激动。两年前，他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就说：过去我们是干武的，现在也干文的，要文武双全。

战争年代形成了战斗的作风，当场就推选出了艺术学校筹备委员会，其成员是：沙可夫、朱光、徐一新、吕骥、左明等。关于学校的名称，不少人提出以鲁迅的名字命名，因为前一年毛泽东刚在陕北公学作过《论鲁迅》的著名演讲，高度评价鲁迅。对于办学宗旨和招生问题，也进行了简单的议论，交由筹委会进一步研究。此前，中央曾计划在陕公设一个文艺训练班，终未落实。此次宴会却促成了一所专门艺术学校——鲁艺的诞生。

毛泽东领衔

筹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首先是确定这所艺术学校的名称，草拟《创立缘起》《成立宣言》，以及成立董事会。这些工作由以沙可夫为首的各筹委集思广益，到2月底就拿出方案。由沙可夫直接去凤凰山向毛泽东汇报。校名定为“鲁迅艺术学院”，为高等艺术院校，简称“鲁艺”，内分美术、戏剧、音乐三个系。其他文件和名单，由毛泽东修改后，又召集几位发起人通过。毛泽东领衔担任发起人，其他发起人依次是：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

鲁艺董事会的名单是：邵力子、陈立夫、于右任、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周扬、毛泽东、洛甫、康生、王明、周恩来、凯丰、徐特立、林伯渠。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它带有明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

鲁艺《创立缘起》约700多字，言简意赅。它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

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最后，它还说：“我们迫切地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予以同情和援助，使其迅速成长。”文后是毛泽东等七位发起人的署名和日期：1938年2月。

鲁艺《成立宣言》只有800多字，极其精要。它说：“我们宣告艺术学院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要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还申明：要把为目前抗战工作与为将来的新中国工作统一起来；把为抗战和为创造新艺术统一起来；把握创造新艺术与继承中外文艺遗产的辩证关系。

《创立缘起》和《成立宣言》都在全国许多报刊上公开发表，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快便有一些支持鲁艺成立的信函从全国各地寄来，更有一些文艺家表示要来鲁艺工作。

不久，《鲁迅艺术学院院歌》谱成，由沙可夫作词，吕驥作曲。它唱道：“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为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努力学习，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切服从神圣的抗战，把握着艺术的武器。”鲁艺师生们就是唱着这支歌，昂首奋进近八年。至今，耄耋之年的“老鲁艺”们，仍可引吭高唱“鲁艺歌”，回忆学院生活美。

鲁艺的教育方针和计划，是中宣部拟订并经中央书记处审议通过的。它规定：“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

与此同时，学院的校址、干部、教师和学员等也逐项得到落实，鲁艺这所全新的艺术院校开始入轨前进。

八年辉煌路

从1938年至1945年，延安鲁艺在抗日战争的大时代中，历经近八年的征程，一路辉煌一路歌。

1938年2月底，筹备就绪的鲁艺，暂借城内凤凰山麓鲁迅师范学校的几间房子，挂牌招生。学员大部来自抗大、陕公及刚到延安的一些文艺青年。不久，才选定延安北门外西侧一个叫云梯山的山坡作校址。这里原有两排20来孔东南向的土窑洞，师生动手稍加整修后，就成了鲁艺的校部和主要教学场所。不久，又在山坡修造了10余间简陋的平房，供教员们办公及住宿用。山下的文庙废墟，经过平整就成了学员们活动的乐土。

3月7日，鲁艺发布了“鲁”字第一号公告，宣布鲁艺的领导人：副院长沙可夫（院长暂缺）。同时公布了各处、系的负责人及教员名单。第一届招生60人，分戏、音、美三个系，3月10日正式上课。各系开必修课八门，同时还有选修课和各种讲座。不仅有专业课，还有马列主义政治课。学制九个月，分两期完成：在校学习三个月，外出实习三个月，再回校学习三个月，当时叫作“三三制”。后来有些变化，学制延长了。4月10日下午2时，在城内的中央大礼堂（不是后来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一天就定为鲁艺的成立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祝贺。会后聚餐，晚上演出，非常隆重（笔者手头有一份当时印发的晚会节目单，节目极为丰富）。这样的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全国也是空前的。

从1938年8月第二届开始，鲁艺又增设了文学系，成了四个专业，8月27日开学。由于增加了文学系，学院在1940年4月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仍简称“鲁艺”。至1944年并入延安大学前，鲁艺共办了五届，培养学生685人，

其中：文学专业 197 人，戏剧专业 179 人，音乐专业 162 人，美术专业 147 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派往各解放区和部队，成了文艺战线的骨干力量，创作了一大批好作品。

鲁艺的学生都通过正规考试入学。此外，学院还发挥艺术师资集中和水平高的优势，办了许多短线艺术班，如少年艺术班、普通班、地方艺术干部班、部队艺术干部班、民族艺术干部班等。还为延安和各解放区文艺干部进修提高办了不少培训班。这类短线班的人数多达数百人。

从 1941 年起，鲁艺开始强调正规化、专业化，学制延长为二三年，增设了一些外国的、技术理论难度较大的课程。内部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先是设立专门的研究部，后来又改系为部，成立了戏剧部（包括教学的戏剧系和演出的实验剧团）、音乐部（包括系和音乐工作团）、美术部（包括系和美术工场）、文学部（包括系和文工团、研究室），章泯、冼星海、江丰、周扬分任部长。有的教师专门搞研究创作，有的则双肩挑，既教课又创作。一般说，“述而不作”的纯教师是不多的。这种“关门提高”的偏向，《讲话》后得到纠正。

除了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外，为了联系实际，服务抗战，鲁艺各系还陆续成立了一些文艺团体。1938 年 8 月 1 日，以戏剧系为主成立鲁艺实验剧团，半年时间就演出 46 场，剧目约 19 个，观众达 33400 人；1940 年 4 月 5 日，成立了鲁艺平剧团，进行京剧演出和改革尝试，使延安观众耳目一新，而且成了两年后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重要基础；1943 年 11 月又成立鲁艺工作团（即文工团），它是为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成立的下乡演出团体，一直保持建制，独立活动长达两年。此外，还有秧歌队等。音乐方面，则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音乐工作团等，收集民歌，出版选集，演唱遍城乡，成绩卓著。美术方面的团体有：鲁艺木刻工作团、鲁艺漫画研究会、鲁艺美术工场与美术供应社等；文学方面的团体有：路社（诗歌团体）、鲁艺文艺工作团。文艺工作团 1939 年 3 月成立，活动长达三年半，从事文学创作

和辅导。

延安当时有各种报刊 20 余种，其中文艺刊物近 10 种。有几个文艺刊物的编辑部设在鲁艺，成为该院的出版物。如：《文艺战线》是延安文抗机关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主编为周扬，编辑则为文学系的一些教师，在桂林出版，再运回延安发售，印刷十分精美，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国文艺》，大型文学刊物，周扬主编。《草叶》（文学刊物）、《鲁艺校刊》、《戏剧工作》、《音乐工作》、《文学工作》、《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民族音乐》、《山脉诗歌》等，也都由鲁艺的有关关系室编辑出版，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文艺创作的发展。

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鲁艺还出版了许多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有《秧歌剧选》、《歌剧集》、《戏曲集》、《陕北民歌集》（以上四种均多集）、《陕北民歌研究》、《绥远民歌集》、《新歌曲选》、《木刻集》、《鲁迅小说选》、《世界文学名著选读》、《白毛女》（歌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以及难以精确统计的许多单篇作品小册子。

鲁艺美术工场（研究性质）还为延安做了许多实用美术工作。如其担任建筑整体设计的有：志丹陵、八路军礼堂、作家俱乐部内部设计、中央大礼堂及“七大”会场设计等；舞台美术设计方面有：《日出》《白毛女》《带枪的人》等。此外，还为一些机关、学校、商铺设计了门脸、牌匾、徽志等，对于美化艰苦时代的延安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历史上第一尊毛泽东塑像，也是鲁艺创作出来的。

至于派出专业人员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辅导排戏、唱歌，采风，创作以及慰问演出等，更是鲁艺经常性的工作。鲁艺办的街头诗、街头画，引来许多人观看。

即使在战争环境中，延安的文艺也是生机勃勃的，各种文艺演出团体数十个，经常举办各种演出。它们的参加者和骨干，约有半数鲁艺的师生。参

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100余位人员中，来自鲁艺的就占了三分之一。文艺评奖时，奖项获得者中鲁艺人员占有较大比例。“秧歌鲁艺好，歌儿鲁艺亮”是当时人们的共识。鲁艺的确成了延安文艺的中坚。

鲁艺初建在北门外，条件很简陋。1939年8月2日，师生动手迁校至城东十里的桥儿沟，一座旧天主教堂（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曾在此召开）成了鲁艺的标志，校部、演出都在教堂内。教师们的窑洞则在东山，这比以往的硬件有了很大改善。

关于鲁艺的领导人，常有种种不同的说法，经查档案记载是：首任副院长沙可夫（1938—1939.7）、副院长赵毅敏（1939.5—1939.11）、院长吴玉章（1939.11—1944.5）、副院长周扬（1939.11—1944.5）、院长周扬（1944.5—1945.11）。他们都是由党中央直接任命并在院内公告的。

根据中央决定，1944年5月，延安院校作了调整，将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与鲁艺三校合为延安大学，但保留这三个学院的名称和相对独立的建制。周扬任延大校长，兼鲁艺院长。此时鲁艺的院名改为鲁迅文艺学院，内分文学系、美术系、戏剧音乐系三个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央决定抽调延安110名文艺工作者，组成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东北、华北解放区工作。其中包括一部分鲁艺师生。后来华北分团并入华北联大，成了其中的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鲁艺的种子在华北大地上发芽成长。

这年的11月，中央决定将延安大学各学院迁离延安，去东北解放区办学。毛泽东、周恩来都来讲话壮行。迁校队伍由周扬、沙可夫率领向长春进发。1946年春，因周扬、沙可夫留华北联大，迁校队伍由吕骥、张庚带领到达东北，先在佳木斯，后到沈阳，继续以鲁迅文艺学院作校名办学，后称东北鲁艺。院长初为萧军，后为吕骥。鲁艺的火种又在东北大地上放射出灿烂的光焰。

贡献垂青史

鲁艺虽然在战争环境中，地处西北边陲的山沟里，却在四个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新文艺作出了重大贡献，必将永垂青史。

培养出大批人才，是鲁艺最重要的贡献。当年，鲁艺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来一批批文艺青年，在这里学艺深造，并走上以文艺干革命的道路，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折和新起点。这批学员，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也有一些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子弟。他们大都是慕名而来，弃优裕而就艰苦，在这所新型学校中勤奋修业。近八年间培养了各种人才 1400 多人，他们不仅有良好的马列主义修养、正确的文艺观，而且有艺术专长，成为当时抗战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有的甚至牺牲在疆场。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省级以上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很多是从鲁艺走出来的。鲁艺培养的作家、艺术家，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为人民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贺敬之、马烽、华山、柯蓝、穆青、莫耶、方纪，郑律成、李焕之、王莘、王昆、于蓝、刘炽、李鹰航、张鲁，李纶、阿甲、干学伟、成荫，焦心河、罗工柳，吴晓邦，等等，不胜枚举。至于在各艺术院校、文艺协会、演出团体、文艺刊物及文艺研究部门任职的“鲁艺人”，那就更多了。他们为新中国文艺的建设和繁荣作出了新贡献，实现了罗迈（李维汉）当年代表中央所预言的：“将来形势好转，分发出去，这一大批有相当修养的干部，将是掌握全国文艺活动最宝贵的资本。”

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是鲁艺又一重大贡献，也是它成功的主要标志。将近八年的历程中，鲁艺创作了许多历久不衰、誉满天下的好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1939年5月11日鲁艺周年晚会首演。它气贯长虹，力撼山岳，鼓舞亿万群众，唱着它冲锋陷阵打敌人，迎来五星红旗升。今后，它必将鼓舞我们去夺取新胜利。这个作品，还被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在许多国家演出，受到一致好评。歌剧《白毛女》（集体创作，贺敬之、

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等作曲，王大化等导演），1945年6月10日为“七大”演出，是鲁艺的名牌作品。它鼓舞人们闹翻身、求解放，建设新生活，教育了几代人。此外，成功的歌剧还有《农村曲》《惯匪周子山》《蓝花花》等。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编演，安波作曲）、《夫妻识字》（马可编剧），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剧目。每次演出，人山人海，叫好声此起彼伏。许多人场场不落，百看不厌。当时人们一听说“鲁艺家秧歌”演出，必是万人空巷去观看。优秀歌曲如《生产大合唱》《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南泥湾》《绣金匾》等，都是唱遍延安，流传全国，一直唱到今天的佳作。鲁艺创作演出的优秀话剧，更是数不胜数，如《佃户》《公事》《中秋》《我们的指挥部》《粮食》等，都非常著名。美术方面的名作也很多，古元的木刻尤其突出，如《圣经的时代过去了》《冬学》《割草》等都享誉中外。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的佳作，多如繁星，如《荷花淀》（孙犁）、《记一辆纺车》（吴伯箫）、《窑洞风景》（吴伯箫）、《挥手之间》（方纪）、《高干大》（欧阳山）、《洋铁桶的故事》（柯蓝）、《雨》（黄钢）、《朱德颂》（贺敬之）等，都是名篇，有的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再次，鲁艺的贡献，还体现在对文艺传统的继承与改革方面。鲁艺《成立宣言》明确说：要接受中外文艺遗产。学院创立不久，就成立了一个旧剧研究班。他们把传统平剧（京剧）《打渔杀家》改编成新内容的《松花江上》演出。一炮打响后，又创作新编平剧《松林恨》，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请有关人员到他那里吃饭、谈话，把自己珍藏的《戏考》和一些戏曲唱片主动借给鲁艺写戏参考。购买戏装道具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慷慨解囊，大力支持。不久，又扩大成立了鲁艺平剧团，专门从事戏曲改革。这在中国文艺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历来认为，京剧历史久，程式严，动不得。但这所新型的学院却敢于改革，使旧的艺术形式为现实斗争服务，古老的京剧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此后，鲁艺遵照对传统“继承而不拘泥，改革而不粗暴”的原则，改编或新编了一批平剧，取得了宝贵经验，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戏剧改革的重要借鉴。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鲁艺是我国京剧改革的先锋、勇士和胜利者。当时新编的优秀平剧（后来称现代京剧）有：《刘家村》《夜袭阳明堡》《嵩山星火》《钱守常》《小过年》等。1942年10月，以鲁艺平剧团为基础，吸收另外两个平剧团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创作演出了《三打祝家庄》《难民曲》等新编京剧，受到了毛泽东、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表彰，鼓励他们继续坚持京剧改革的方向，不断创演新戏。这批鲁艺戏曲改革的先头兵，在新中国的京剧改革中，发挥了带头骨干作用，阿甲、李纶、裴东篱、张梦庚、罗合如等为其代表。

最后，鲁艺还吸引和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其中有不少人来鲁艺前已是蜚声文坛的名家。他们为了追求光明，实现革命理想，来到延安，有的还是夫妻同行进鲁艺。在这里，他们吃小米、住窑洞、搞教学、写作品，既经受了許多锻炼，也享受着无穷的快乐。油灯下创作，炭火旁备课，山坡上讲授，下基层演出，延河边散步，还一起开荒种地，烧炭挖窑，留下永世不灭的美好记忆。甚至现在有的艺术家还表示，要去延安桥儿沟，买个窑洞当别墅，“常回家看看”。当年先后在鲁艺工作过的著名文学家有：周扬、萧三、茅盾、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周立波、公木、舒群、萧军、艾青等；美术家有：蔡若虹、江丰、胡蛮、沃渣、王朝闻、力群、马达、华君武、王式廓、钟敬之等；戏剧家有：沙可夫、左明、李伯钊、张庚、姚时晓、袁文殊、舒强、于敏、王震之等；音乐家有：吕骥、向隅、贺绿汀、马可、李焕之、周巍峙、唐荣枚、杜矢甲等。这一大批在鲁艺锻炼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家，是我国上个世纪后半期革命文艺的中流砥柱，不仅有新作推出，而且大都肩负着文艺领导人的重任。

美名天下扬

鲁艺辉煌的业绩和全新的办学方式，博得了各解放区和大后方人们的赞扬，甚至在海外也有良好的口碑，真可谓美名天下扬。

延安当时有许多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团体经常演出，但人们公认鲁艺的演

出最好，节目最美。特别是1943年的春节期间，延安有几十支秧歌队上街表演，展示出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新气象，形成盛大的艺术节。鲁艺秧歌队最受欢迎，特别是《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观众高兴地称它们是“斗争秧歌”“老百姓秧歌”“鲁艺家秧歌”，经常打问有没有鲁艺家的演出。另外，鲁艺的艺术水平、耐心辅导、出借道具、藏书丰富，在延安也是有口皆碑。

各抗日根据地经常派文艺干部来鲁艺进修，或是带着问题来求教。许多优秀节目被其他解放区学去，得以广泛流传。甚至鲁艺的办学模式，也作为样板被推广到外地，如晋东南鲁艺、华中鲁艺以及后来的东北鲁艺，都继承和发扬了延安鲁艺的优良传统。

在大后方，鲁艺也是名声显赫。鲁艺创立时的《缘起》《宣言》，都在重庆的报纸上公开刊布过。后来，《新华日报》上不断有鲁艺的消息和作品。1940年10月，茅盾离开鲁艺回到重庆后，立即写了报告文学《记鲁迅艺术学院》，全面介绍了鲁艺的学生来源、学习方式、教师队伍，以及创作演出、生产劳动、生活状况等，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他还重点介绍了《黄河大合唱》。老舍1939年访问延安和陕北后，在他主持的期刊《抗战文艺》上，常发表鲁艺师生的作品和有关消息。沙汀从鲁艺归来，在重庆负责鲁艺文学刊物《文艺战线》的出版发行，在国统区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黄炎培、赵超构访问延安后，也著文对鲁艺大加赞扬。黄说：“使我最欣赏赞美的是《兄妹开荒》的秧歌剧，表演得特别绵密而生动。”赵说：“看来共产党也是搞文艺的行家。”周恩来把《兄妹开荒》带到重庆，在“周公馆”同文艺界人士与国际友人随着锣鼓声一起扭唱，欢畅之极。事后，郭沫若写道：“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这是“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艺术家许幸之说，看了秧歌剧之后，从心灵深处激起新鲜而亲切的共鸣。“演剧运动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白毛女》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搬上上海的舞台，也是一片赞扬声。鲁艺创作的不少作品，在大后方出版发行。延安（以鲁